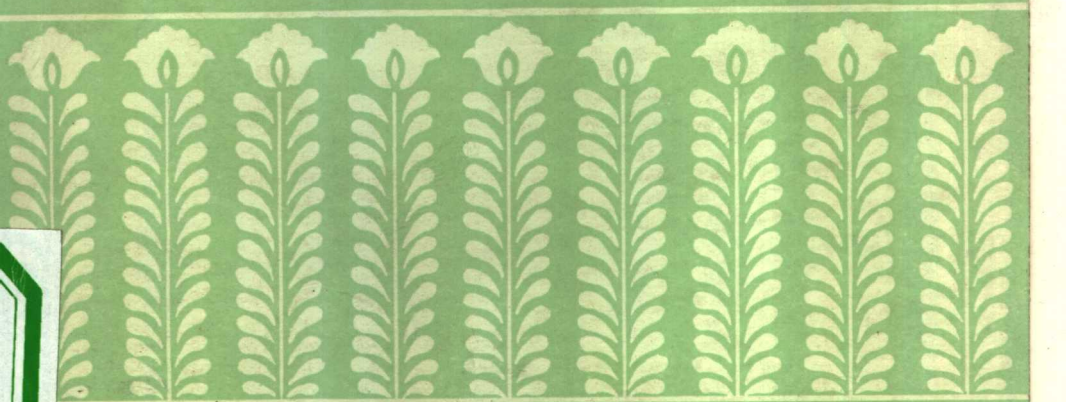



译学丛书

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48)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译学丛书

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48)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翻译研究论文集

(1894—1948)

FANYI YANJIU LUNWENJI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妙峰山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850×1168 1/32 11⁷/₈印张 310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书号：9251·125 定价：1.55元

出 版 说 明

(一) 译学丛书《翻译研究论文集》，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根据章程的有关规定，委托《翻译通讯》编辑部编辑出版的。目的是为翻译工作者、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外语师生以及对翻译研究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研究和参考资料，俾有助于开展译学研究和理论建设。

(二) 第一集辑录了1894至1948年有关翻译理论的论文共51篇。第二集将辑录1949年建国以后有关翻译理论的论文。第三集将辑录我国翻译史资料及翻译家有关文章。以后视条件和需要，陆续按专题编辑出版。

(三) 论文集作为学术性资料，辑录时主要着眼于对译学研究有无价值以定取舍，而不因人废言。为便于看出发展线索及时代背景，第一、二集的编次主要按文章写作或发表的年代为序，同一作者或同一主题则亦适当联列。

(四) 为保持研究资料的完整性，凡辑录的论文，以不作删节为原则(有特殊情况者除外)。建国以前的论文中，译名歧异甚多，改订则失其真，加注又不胜其烦，故一仍其旧，读者稍作思考，不难明辨。为便于阅读，对部分标点符号及某些明显错误作了适当的处理。

(五)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人力，论文集在形式和内容上，特别是在辑录文章是否恰当的问题上，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及疏漏，热切盼望得到海内外翻译界的指教和批评。在编辑第一、二集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海内外出版的一些译学书籍，并得到了有关单位和沈苏儒、王以铸等同志的帮助，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名，统此致谢。

《翻译通讯》编辑部

1983年10月

目 录

马建忠	
《拟设翻译书院议》(1894年).....	1
严 复	
《天演论·译例言》(1896年).....	6
梁启超	
《论译书》(1897年).....	8
胡以鲁	
《论译名》.....	21
容挺公	
《致甲寅记者论译名》(1914年).....	33
章士钊(行严)	
《答容挺公论译名》(1914年).....	36
朱自清(佩弦)	
《译名》(1919年).....	39
傅斯年	
《译书感言》(1919年).....	59
郑振铎	
《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1921年).....	64
沈雁冰	
《译文学书方法的讨论》(1921年).....	93
郭沫若	
《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1923年).....	99
张定璜	
《翻译之易》(1925年).....	108

周作人	
《陀螺序》(1925年)	111
贺麟	
《严复的翻译》(1925年)	113
《论翻译》(1940年)	126
梁实秋	
《翻译》(1928年)	133
陈西滢	
《论翻译》(1929年)	135
曾虚白	
《翻译的困难》(1928年)	144
《翻译中的神韵与达》(1930年)	150
夏衍(端先)	
《论翻译之难》	157
艾伟	
《译学问题商榷》(1929年)	160
闻一多	
《裴默伽亚谟之绝句》(1923年)	181
《英译李太白诗》(1926年)	194
成仿吾	
《论译诗》(1923年)	201
刘半农	
《关于译诗的一点意见》(1927年)	208
曾朴(孟朴)	
《读张凤用各体诗译外国诗的实验》(1929年)	211
瞿秋白	
《关于翻译——给鲁迅的信》(1931年)	215
鲁迅	
《关于翻译——给瞿秋白的回信》(1932年)	223
《几条“顺”的翻译》(1931年)	229

《风马牛》(1931年)	231
《关于翻译》(上)(1933年)	233
《关于翻译》(下)(1933年)	236
《论重译》(1934年)	238
《再论重译》(1934年)	240
《非有复译不可》(1935年)	242
《“题未定”草》(1935年)	244
曾觉之	
《论翻译》(1931年)	251
林语堂	
《论翻译》(1933年)	259
胡依凡	
《翻译谈》(1934年)	273
李培恩	
《论翻译》(1935年)	278
杨镇华	
《翻译研究》(1935年)	287
第二章 怎样才算好翻译	287
第四章 翻译的五步法	293
第六章 名的翻译	304
第七章 译才与译德	313
艾思奇	
《翻译谈》(1937年)	317
木 曾	
《翻译释义》(1941年)	322
朱文振	
《略论翻译》(1942年)	337
洪芸苏	
《谈翻译》(1943年)	347

朱光潜	
《谈翻译》(1944年)	353
朱生豪	
《莎士比亚戏剧全集》译者自序(1944年)	364
常乃慰	
《译文的风格》(1948年)	366

马 建 忠

拟设翻译书院议

窃谓今日之中国，其见欺于外人也甚矣！道光季年以来，彼与我所立约款税则，则以向欺东方诸国者转而欺我。于是其公使傲昵于京师，以凌我政府；其领事强梁于口岸，以抗我官长；其大小商贾盘踞于租界，以剥我工商；其诸色教士散布于腹地，以惑我子民。夫彼之所以悍然不顾，敢于为此者，欺我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也。然而其情伪虚实，非不予我以可知也。外洋各国，其政令之张弛，国势之强弱，民情之顺逆，与其上下一心，相维相系，有以成风俗而御外侮者，率皆以本国语言文字不惮繁琐而笔之于书，彼国人人得而知之，并无一毫隐匿于其间。中国士大夫，其泥古守旧者无论已，而一二在位有志之士，又苦于语言不达，文字不通，不能遍览其书，遂不能遍知其风尚，欲其不受欺也得乎！

虽然，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也。然则欲使吾士大夫之在位者尽知其情实，尽通其壅蔽，因而参观互证，尽得其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则译书一事，非当今之急务与？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战胜于疆场则然，战胜于庙堂亦何独不然。

泰西各国，自有明通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之经传《纲鉴》译以拉丁、法、英文字。康熙间于巴黎斯设一汉文书馆，近则各国都会，不惜重资，皆设有汉文馆。有能将汉文古今书籍，下至稗官小说，译成其本国语言者，则厚廩之。其使臣至中国，署中皆以重金另聘汉文教习学习汉文，不尽通其底蕴不止。各国之求知汉文也如此，而于译书一事，其重且久也又如此。

近今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与京师译署，虽设有同文书馆，

罗致学生以读诸国语言文字，第始事之意，止求通好，不专译书，即有译成数种，或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为成书，使人人得以观其会通者。其律例公法之类，间有摘译，或文辞艰涩，于原书之面目尽失本来，或挂一漏万，割裂复重，未足资为考订之助。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言语，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俗恶之气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

夫中国于应译之书既未全译，所译一二种又皆驳杂迂讹，而欲求一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堂奥，足当译书之任者，横览中西，同心盖寡，则译书之不容少缓，而译书之才之不得及时造就也，不待言矣。

余生也晚，外患方兴，内江潦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拉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盖拉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拉丁文字，犹汉文之昧于小学而字义未能尽通，故英、法通儒日课拉丁古文词，转译为本国之文者此也。少长，又复旁涉万国史事、舆图、政教、历算、度数，与夫水、光、

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如是者五六年，进读彼所谓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而后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与汉文无异。前者郭侍郎出使，随往英、法，暇时因举曩所习者，在法国考院与考其文字格致两科而幸获焉；又进与考律师之选，政治之选，出使之选，亦皆获焉。曾拟将诸国政教之源流，律例之同异，以及教养之道，制用之经，古今沿革之凡，货财敛散之故，译为一书，而为事拘牵，志未得遂。近复为世诟忌，摈斥家居，幸有暇日，得以重理旧业。今也倭氛不靖而外御无策，盖无人不追悔于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实而早为之变计者，当不至有今日也。

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爰不惜笔墨，既缕陈译书之难易得失于左，复将书院条目与书院课程胪陈于右。倘士大夫有志世道者见而心许，采择而行之，则中国幸甚。

一、翻译书院之设，专以造就译才为主。诸生之入院者，拟选分两班：一选已晓英文或法文，年近二十而资质在中人以上者十余名入院，校其所造英、法文之浅深，酌量补读，而日译新事数篇以为工课。加读汉文，如唐、宋诸家之文，而上及周、秦、汉诸子，日课论说，务求其辞之达而理之举。如是者一年，即可从事翻译，而行文可免壅滞艰涩之弊。一选长于汉文，年近二十而天姿绝人者，亦十余名，每日限时课读英、法文字，上及拉丁、希腊语言。果能工课不辍，用志不纷，而又得循循善诱者为之指示，不过二年，洋文即可通晓，然后肆力于翻译，收效必速。盖先通汉文，后读洋文，事半功倍。为其文理无间中外，所异者，事物之称名耳。

一、拟请一兼通汉文洋文之人为书院监理，并充洋文教习。凡诸生应读洋文书籍与每日译书课程，皆其派定；应译之书，亦其择选；而考校诸生之勤惰进退及学有成效与否，胥责成焉。

一、拟请长于古文词者四五人，专为润色已译之书，并充汉

文教习，改削论说，暇时商定所译名目，必取雅驯，不戾于今而有徵于古者，一一编录，即可为同文字典底本。又拟雇用书手五六名，以备钞录。

一、院中有执事者，必须常川住院，诸生则旬日休沐一次，准假，岁无过一月。岁终，诸生勤惰由监理禀报，批飭榜示。

一、应译之事，拟分三类：其一为各国之时政。外洋诸国内治之政如上下议院之立言，各国交涉之件如各国外部往来信札、新议条款、信使公会之议，其原文皆有专报，此须随到随译，按旬印报，书院初设即应举办者也。其二为居官者考订之书，如行政、治军、生财、交邻诸大端，所必需者也。为书甚繁，今姑举其尤当译者数种，如《罗马律要》，为诸国定律之祖；《诸国律例异同》，《诸国商律考异》，民主与君主经国之经，山林渔泽之政，邮电铁轨之政；《公法例案》，备载一切交涉事件原委；《条约集成》，自古迄今，宇下各国凡有条约，无不具载，其为卷甚富，译成约可三四百卷；《东方领事便览》，生财经权之学，国债消长，银行体用；《方輿集成》，凡五洲险要，皆有详图，为图三千余幅，乃輿图中最为详备之书；《罗马总王责撒尔行军日记》、《法王那波伦第一行军日记》，此两王者，西人称为古今绝无仅有之将材，所载攻守之法，至为详备。他书应译者，不可胜记，而诸书类皆英、法文字，择其善者译之。开院后一年，其已通洋文诸生，即可将前书分课翻译。二年后，新读洋文诸生亦可助译，则出书自易。其三为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应次第译成，于彼国之事方有根柢。如万国史乘，历代兴废，政教相涉之源，又算法、几何、八线、重学、热、光、声、电，与夫飞、潜、动、植、金、石之学，性理格致之书，皆择其尤要而可资讨论者，列为逐日课程。一二年后，即派诸生更译，附旬报印送，以资观览焉。

一、书院中拟设书楼，除初设时已购中外书籍外，新出者应随时添购。其书籍必派人专司，日时启闭，每月按簿查点。其初应购之书，值约数千，每岁添费数百金，可以补其未备。

一、一二年后，拟于院中自备活字板一副，雇刻工之精于刻

图者数名。其初译件不多，可倩书坊代印。

一、书院房屋总宜宽敞整洁，其居地宜附近通商口岸，取其传递便捷，消息灵通，而外洋各报纸，公司船随到随送，即可分译，不致稽留。

一、书院费用皆有定额，拟派一支应者专司出入，按月呈报。至书院内各项额外开支，皆宜预备经费，按年拨给，以为书院立不拔之基焉。

甲午(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冬

〈选自《适可斋记言》卷四〉

天演论·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貽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

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塘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攀父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消，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一、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嚶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槊，辛苦逐译之本心矣。

（选自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

梁 启 超

论 译 书

兵家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谅哉言乎！中国见败之道有二：始焉不知敌之强而败，继焉不知敌之所以强而败。始焉之败，犹可言也，彼直未知耳。一旦情见势迫，幡然而悟，奋然而兴，不难也。昔日本是也。尊攘论起，闭关自大，既受俄、德、美劫盟之辱，乃忍耻变法，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遂有今日也。继焉之败，不可言也。中国既累遇挫折，魂悸胆裂：官之接西官，如鼠遇虎；商之媚西商，如蛾附膻。其上之阶显秩，下之号名士者，则无不以通达洋务自表异。究其日日所抵掌而鼓舌者，苟以入诸西国通人之耳，谅无一语不足以发矇。谋国者始焉不用其言而败，继焉用其言而亦败。是故不知焉者，其祸小；知而不知、不知而自谓知焉者，其祸大。中国之效西法三十年矣，谓其不知也，则彼固孜孜焉以效人也；谓其知也，则何以效之愈久，而去之愈远也？甲自谓知而诋人之不知，自丙视之，则乙固失，而甲亦未为得也。今人自谓知，而诋昔人之不知，自后人视之，则昨固非，而今亦未为是也。三十年之败，坐是焉耳。

问者曰：“吾子为是言，然则吾子其知之矣。”曰：“恶！某则何足以知之。抑岂惟吾不足以知而已，恐天下之大，其真知者，殆亦无几人也。”凡论一事治一学，则必有其中之层累曲折，非入其中不能悉也，非读其专门之书不能明也。譬之寻常谈经济者，苟不治经术，不诵史，不读律，不讲天下郡国利病，则其言必无当也。西人致强之道，条理万端，迭相牵引，互为本原。历时千百年以讲求之，聚众千百辈以讨论之，著书千百种以发挥之。苟不读其书，而欲据其外见之粗迹，以臆度其短长，虽大贤不能也。

然则苟非通西文肄西籍者，虽欲知之，其孰从而知之！不宁惟是，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从事也。必其人固尝邃于经术，熟于史，明于律，习于天下郡国利病，于吾中国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掣枢振领而深知其意。其于西书亦然，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互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以求其可行，夫是之谓真知。今夫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自其治经术、诵史、读律、讲天下郡国利病，洎其稍有所得，而其年固已壮矣。当其孩提也，未尝受他国语言文字；及其既壮，虽或有志于是，而妻子仕宦，事事相逼，其势必不能为学童挟书伏案故态，又每求效太速，不能俯首忍性，以致力于初学蹇浅之事，因怠因弃。盖中年以往，欲有所成于西文，信哉难矣！夫以中学西学之不能偏废也如彼，而其难相兼也又如此，是以天下之大，而能真知者，殆无几人也！

夫使我不知彼，而彼亦不知我，犹未为害也。西国自有明互市以来，其教士已将中国经史记载，译以拉丁、英、法各文。康熙间，法人于巴黎都城设汉文馆。爰及近岁，诸国继踵都会之地，咸建一区，庋藏汉文之书，无虑千数百种。其译成西文者，浩博如全史三通，繁缛如国朝经说，猥陋如稗官小说，莫不各以其本国语言，翻行流布，其他种无论矣。乃至以吾中国人，欲自知吾国之虚实，与夫旧事新政，恒反借彼中人所著书，重译归来，乃悉一二。（以吾所见日本人之《清国百年史》、《支那通览》、《清国工商业指掌》；其中已多有中国人前此不及自知者，西文此类之书当复不少。）昔辽耶律德光谓晋臣曰：“中国事，吾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以区区之辽，犹且持此道以亡中国，况声明文物、典章制度，远出于辽人万万者乎！

欲救斯敝，厥有二义：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斯二者不可缺一。而由前之说，其收效必在十年以后。（今之年逾弱冠已通中学者，多不能专力西文，故必取少年而陶熔之，非十年以后不能有成。）由后之说，则一书既出，尽天